



京本校正音釋柳文先生別集

非國語序

長樂郭振鐸書

左氏國語其文深闕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
誣淫不慙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本
有知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非國語 六十七篇

滅密 周語

昭王遊於涇上按國語作共王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

王衆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小醜備物終必亡國語注云醜類也德小而

物備終取之必以亡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非曰康公之母誠賢耶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懼之
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
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左氏以滅密徵之無
足取者

不藉國語

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諫

潘本作富辰諫注云未詳曰云

將何以求福用

人作國語

王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國語注姜氏之戎西戎之別種四岳之後也

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節也其道若曰吾猶耕云爾

耕下有乎字

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廟則存其禮誠善矣然而存其

禮之為勸乎農也則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
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國人之大急不勸而勸矣啓
也得其耕時雨也得其種由之猥大也得其耘實之堅好也
得其穫京庾得其貯老幼得其養取之也均以薄藏之也優
以固則三推之道推都回切存乎亡乎皆可以為國矣彼之不圖
而曰我特以是勸則固不可今為書者曰將何以求福用人
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一本德作福人之用不若行吾
言之和樂以死也敗于戎而引是以合焉夫何恠而不屬也
文曰戰于千畝者吾益羞之

三川震周語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

國語注西周鎬京也幽王在焉

三川涇渭洛出於岐山也震動也地震故三川亦動川竭也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也

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闕自竭自崩自缺是

惡乎為我設彼固有所逼引而認之者不塞則惑夫金高而

爨者鬲革歷二音尔雅鬲款足者謂之鬲款足曲脚也必涌溢蒸鬱以糜百物畦汲

吹如輪如機其孰能知之且曰源塞國必亡人之財用不亡

何待則又吾所不識也且所謂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

者則吾既陳於前矣人也則乏財用而取亡者不有他術乎

而曰是川之為尤又曰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愈甚乎哉吾無

取乎爾也

料民周語

宣王料民于太原

國語注料數也

仲山父諫曰

云且無故而料民天

之所惡害於政而妨於嗣一本於字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故孔

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君也以道不以誣務明其君非

務愚其君也誣以愚其君則不臣則一本作罔仲山氏果以

職有所協不待料而具周語仲山甫諫曰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馬叶孤終司商叶民性司

徒叶旅司寇叶奸牧叶我工叶革場叶入廩叶出注叶合也合其藉以登子王而料之者政之龍也

姑云爾而已矣又何以示小惡事為哉同上不謂其少而天料之是示少而惡事

也注是示以寡况為大妄以誘乎後嗣童云誘女惑于神怪少又厭惡政事愚誣之說而以是徵幽之廢滅則是幽之悖亂不足以取滅而料民以禍之也仲山氏其至於是乎蓋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何取乎爾也

神降于莘 周語

有神降于莘 云使率狸姓以獻馬 狸姓丹朱之裔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謂足足乎道之謂也堯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矣况其徵乎彼嗚乎莘者以焄蒿悽愴童云焄音薰禮記焄高悽愴妖之淺者也天子以是問卿以是言則固已陋矣而其甚者乃妄取時日莽浪童云並如字鹵莽无根源也無

狀而寓之丹朱則又以房后之惡德與丹朱協而憑以生稷

王而降于號以臨周之子孫 周語內史過曰昔昭王娶於房

朱憑身以儀之生稷王焉是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注儀匹也房后之行有似丹朱丹朱憑依其身而匹偶之生稷也於是遂師丹朱之裔以奉祠焉又曰堯臨人以五今其胃見號之亡不過五年 同上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胃見神之見五五年巡符也曹謂丹朱也物數也斯其為書也不待片言而迂誕彰矣

聘魯 周語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魯 云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叔孫

公孫歸父也歸告王曰 一本告子叔孫東門其亡乎東門之位不若

叔孫而秦侈一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亦秦侈不可

以事三君

非曰泰侈之德惡矣其死亡也有之也而孰能必其時之蚤
暮耶設令時之可必又孰能必其君之壽夭耶若二君而壽

三君而夫則登年載毒之數如之何而準周語國康公曰若皆蚤世猶可若登

年以載其毒必亡注登年多歷年也誠行也毒害也必亡家必亡也

叔孫僑如周語

叔孫僑如聘王孫說言於王曰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殆請之
也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

非曰諸侯之來王有賜予非以貨其人也以禮其國也苟叔
孫之來不度於禮不儀於物則罪也王而刑之誰曰不可若

力之不能而姑勿賜未足以懲夫貪凌者也不若與之今使

王逆詐諸侯而蔑其卿苟與怨於魯未必周之福也且夫惡

叔孫者泰侈貪凌則可矣方上而銳下非所以得罪於天子

邾至周語

邾至告捷于周邾字亦作邾切王叔簡公相說也單襄公曰兵在

其頸者其邾至之謂乎王叔欲邾至能勿從乎邾至歸明年死

難及伯輿之欲王叔陳生出奔晉

非曰單子罪邾至之伐當矣因以列數舍鄭伯下楚子逐楚

卒咸以為奸周語邾至曰吾有三伐吾三逐楚軍之卒勇也

襄公曰今邾至在七人之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至何三代之有姦仁為仇姦禮為差姦旁為賊叛戰而擅食

鄭君賊也棄殺行容蓋也叛國則其敗追合之
即警備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則其後之人乘其敗追合之
也左氏在晉語言免胄之事則曰勇以知禮晉語郤至三逐
必下奔王使問之以弓郤至甲胄而見客免胄而聽命君子曰勇以知禮於此焉而異吾何取乎
郟氏誠良大夫不幸其宗侈而亢兄弟之不令而智不能周
強不能制遭晉厲之淫暴變竊構以利其室卒及於禍晉諸
人戰于郟陵大勝之於是乎君伐智而多力急教而重歛大
其私懼殺三郟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納取也室妻
妾貨財吾嘗憐焉今夫執筆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惡以播於
後世然則有大惡幸而得終者則固掩矣世俗之情固然耶
其終曰王叔郟至能勿從乎斯固不足譏也已

柯陵之會周語

柯陵之會單襄公單奇見晉厲公拜述述於高都錡錡見其語語
語犯郟驪見驪周切其語迂郟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語
注云善惡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郟當之齊國亦將與
賤无所器也焉

非曰是五子者雖皆見殺非單子之所宜必也而曰合諸侯
人之大事於是乎觀存亡周語天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

步言視聽必占尤若是則單子果巫史矣視遠步高犯迂伐

盡者皆必乎死也則宜死者衆矣夫以語之迂而曰宜死則
單子之語迂之大者獨無謫耶

晉孫周周語

單襄公以告頃公頃與必善晉周云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

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國語注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地有五

非曰單子數晉周之德十一周晉悼公名也十一者謂而曰

合天地之數豈德義之言耶又徵卦夢以附合之周語單襄

夢曰必褒之繇實有背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皆不足取也

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注三合德夢卦也

穀洛闢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普諫云王卒壅之及景王

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國

注穀洛二水名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水激有以於

也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毀王城西

非曰穀洛之說與三川震同天將毀王宮而勿壅則王罪大

矣奚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諛諛者諛女交

晉早喪不立又足記耶王室之亂且卑在德而又奚穀洛之闢而

徵之也

大錢周語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不可云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國語

民未患輕而重之離民匱財是為召災也

非曰古今之言泉幣者多矣是不可一貫以其時之升降輕

重也幣輕則物價騰踊物價騰踊則農無所售皆害也就而

言之孰為利曰幣重則利曰奈害農何曰賊不以錢而制其

布帛之數則農不害以錢則多出布帛而賈則害矣今夫病
大錢者吾不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召災則未之聞也左氏
又於內傳曰春秋左氏傳及國語皆左丘明所作王其心疾死乎左傳昭公二十一年伶州鳩云其為書類此矣

無射周語

王將鑄無射

帶云射音亦無射火鍾之所生

單襄公曰不可

非曰鐘之大不和於律樂之所無用則王妄作矣單子詞曰
口內味耳內聲音納出集韻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
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
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

佚則不和於是其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

厲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而伶州鳩又曰

國語注伶周樂官州鳩名也

樂以殖財又曰離人怒神嗚呼是何取於鍾之備也吾以是

怪而不信或曰移風易俗則何如曰聖人既理定知風俗和

恒而由吾教於是乎作樂以象之後之學者述焉則移風易

俗之象可見非樂能移風易俗也曰樂之不能化人也則聖

人何何焉曰樂之來由人情出者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

以為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

聖人飾乎樂也所以明乎物無非道而政之不可忘耳孟子

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與人同樂則王矣吾獨以孟子為知

樂

律 周語

王問律於伶州鳩對云

云

非曰律者樂之本也而氣達乎物凡音之起者本焉而州鳩

之辭曰律呂不易無紆物也周語伶州鳩曰律呂不易無紆物也

其時則神無奸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

以成政同王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

故樂也言吾無取乎爾又曰姬氏出自天黿大姜之姪所憑

神也歲在周之分野月在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武王欲合

是而用之同上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

大姜之姪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經緯也武王欲合是而用之

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武王欲合是而用之

位三所而周之注天黿即玄枵齊之分野大姜王季之母也

姪封於齊鶉火周之分野辰馬謂房心也所在大辰之火也

天駟馴馬也房星晨正而農起焉故謂之農祥鶉火之分張

十六度張至房七宿七同合七律也歲在鶉火午辰在天黿

子自午至子其度七同也斯為誣聖人亦大矣又曰王以夷則畢陳黃鐘

布戎大族布令無射布憲施舍於百姓同上海州鳩曰王以癸

夷則之上宮畢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於牧之理以

大族之下宮布令於商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於百姓吾知其

來之自矣是大武之聲也州鳩之愚信其傳而以為武周律也孔子語賓牟賈之言大武也曰武始自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禮記樂記句注成猶奏也每奏

武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其孟聿時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而反也四奏象南方之國服也五奏象周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來舞振鐸以為節也駟當作四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代則是大武之象也致右憲左又立於綴樂記武舞致又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皆大武之形也夷則黃鍾太簇注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為軒

城成周 周語

劉文公與襄弘欲城成周告晉魏獻子為政將合諸侯衛彪僂見單穆公曰襄弘其不沒乎襄叔必速及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子孫實有禍是歲魏獻子焚死二十八年殺襄弘及定王劉氏亡

非曰虎僕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周周成字化光作古

襄弘言抗其傾坐召諸侯鄭崇王城其後牛思黯作訟忠微遠歌實彼令名官福而禍何傷於明思黯作此篇以羨襄弘 襄弘之忠悉矣學者求焉若夫當

身速及之說巫之無恒者之言也追為之

問戰 晉語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嚴公 云公曰小大之獄必以情

斷之劌曰可以一戰 備云劌古衛切嚴公本莊公避漢明帝諱易曰嚴

非曰劌之問洎嚴公之對皆度乎知戰之本矣而曰夫神求優裕於饗不優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闢二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道焉是問則事幾殆矣既問公之言獄也

則率然曰可以一戰亦問略之尤也苟公之德可懷諸侯而不事呼戰則已耳既至於戰矣徒以斷為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劇之辭宜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將而死國難者幾何人難切士卒之孰練者眾寡器械之堅利者何若趨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然後可以言戰得之語在吳篇中吳語楚申包胥使於越曰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越玉曰觴酒豆肉未嘗不分也云云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夫戰智為本仁次之勇次之

魯語 躋僖公

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僖公云云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為無殃其葬也焚煙徹其

國語注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徹達也

非曰由有殃以下非士師所宜云者誣吾祖矣喪會柳下惠

柳氏出柳下惠之裔

莒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黑

革遇之魯語注里革史克也遇僕人見公書以太子殺父大逆故更也而更其書云

非曰里革其直矣曷若授僕人以入諫之為善公之舍革也美矣而僕人將君命以行遇一夫而受其更釋是而勿誅則無以行令矣若君命以道而遇奸臣更之則何如

魯語 仲孫它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云獻子囚之七

日自是子服之妻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秀國語注款子它之父

仲孫蔑也子服即它也八十縷為升縷秣也

非曰它可謂能改過矣然而父在焉而儉侈專乎已何也七升之布大功之縷也居然而用之未適乎中庸也已

籟羊魯語籟音墳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吾穿井獲狗何也仲尼曰以丘所聞者羊也

非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為能窮物怪之形也是必誣聖人矣史之記地坼大出者有之矣晉五行志補國將

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

焉投之於河化為龍

骨節專車楛天魯語

是役越際會稽獲骨節專車國語注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

非曰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之嘉言魯語

也蓋亦徵其大者書以為世法今乃取辯大骨石磐以為異

魯語又云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若矢貫之石磐楛木名磐鑿也**番云**楛侯古切磐音奴其知聖

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耻也孔子曰丘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輕弊齊語

桓公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綦以為奉

鹿皮四箇垂囊而入齊語箇作公注罷不任用也幣

織慕不用絲取易共也分散也稠秦也言重而歸也

非曰桓公之苟能弔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貪強忌服我狄縮匿君得以有其國人得以安其堵雖受賦於諸侯樂而歸之矣又奚控焉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若是耶則區區齊人惡足以奉天下已之人且不堪矣又奚利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國勞其人抗其兵以市伯名於天下又奚仁義之有予以為桓公之伯不如是之弊也

卜晉語

秋公卜伐驪我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非曰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馭陋民也非恒用而徵信焉及以阻大事要言卜史之害於道也多而益於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恠之乃始遷就附益以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

郭偃 晉語

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門也元注云口以紀三辰言以宣五行是以讒口之亂不

過三五元注云少三君多則五也

非曰舉斯言而觀之則愚誣可見矣

公子申生 晉語

申生曰棄命不敬你令不孝間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

非曰申生於是四者咸得焉昔之儒者有能明之矣故予之辭也略

狐突 晉語

敗狄于稷桑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非曰古之所謂善深謀居乎親戚輔佐之位則納君於道否

則繼之以死唯已之義所在莫之失之謂也令狐突以位則

我禦也禦合作御以親則外王父也申生之出未嘗不從覩其將

敗而杜其門則奸矣而曰善深謀則無以勸平事君也已不

鄭曰君為我心

晉語不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在我無心者不得自在也

心以君

里克曰中立

同上里克曰吾秉心以殺太子君不為心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

不阿君亦不助太子也

晉無良臣故申生終以不免

號夢 晉語

號公夢在廟有神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之下云舟之

僑以其族行適晉奪收天之刑神也

非曰號小國也而泰以招大國之怒政荒人亂亡夏陽而不

懼而猶用兵窮武以增其讎怨所謂自拔其本者亡孰曰不

宜又惡在乎夢也舟之僑誠賢者歟則觀其政可以去馬由

夢而去則吾笑之矣

童謡晉語

獻公問於卜何曰攻號何月也對曰童謡有之曰丙之辰云
非曰童謡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宰周公晉語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云公乃還宰孔曰晉侯將
死矣云是歲獻公卒

非曰凡諸侯之會霸主小國則固畏其力而望其麻焉者也
大國則宜觀乎義義在焉則往以尊天子以和百姓今孔之
還晉侯也曰而暇晉是皇晉語宰周公曰齊侯將施惠出青
暇以晉是之不敢奉而暇晉是皇注謂不
為務也則非吾所陳者矣又曰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

之同上晉景霍以為成而紛河東會以為渠戎狄之民墳環
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注霍晉山名環墳也注
人也苟違上去則其違遠道也

則是恃乎力而不務乎義非中國之道也假
令一失其道以出而以必其死為書者又從而徵之其可取
乎

荀息晉語

里克欲殺奚齊荀息曰吾有死而已先君問臣於我我對以忠
貞云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

非曰夫忠之為言中也貞之為言正也息之所以為者有是
夫間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遠矣或曰夫已
死之不愛死君之不欺也抑其有是而子非之耶曰子以自

經於溝瀆者舉為忠貞也歟或者左氏穀梁子皆以不食其
言不食其言一本无然則為信可乎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
後其言亂也惡得為信曰孔父仇牧春秋在公二年宋督殺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是二子類耶曰
不類曰不類則如春秋何曰春秋之類也以激不能死者耳
孔子曰與其進不保其往也春秋之罪許止也隱忍焉耳春秋
僖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左傳云許其類荀息也亦
然皆非聖人之情也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其苟
免之惡忍之也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徵其文不亦外乎故凡
得春秋者宜是乎我也此之謂信道哉

狐偃晉語

里克既殺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入乎舅犯曰不可云
秦穆公使公子繫弔重耳曰時不可失舅犯四不可云
非曰狐偃之為重耳謀者亦迂矣國虛而不知入以縱夷吾
之昏殆而社稷幾喪徒為多言無足采者且重耳兄也夷吾
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弟而昧入猶可終也兄而賢者又
何慄焉使晉國不順而多敗百姓之不蒙福兄弟為豺狼以
相避於天下由偃之策失也而重耳乃始張張焉遊諸侯潘
張抽陰蓄重利以幸其弟死獨何心歟僅能入而國以霸斯
福禍然耳一本福非計之得也若重耳早從里克秦伯之言

而入則國可以無嚮者之禍而兄弟之愛可全而有分定焉
故也夫如是一本有足字以為諸侯之孝又何戮笑於天下哉

與人誦晉語

惠公入而背内外之賂與人誦之曰云得之而徂終逢其咎

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既里平死一本有禍字公隕於韓郭偃曰善哉

夫衆口禍福之門也國語注與衆也不歌曰誦惠公二年設里克平鄭偃晉大夫善與人之誦豫知之故

云衆口禍福之門也

非曰惠公里平之為也則宜咎禍及之矣又何以神衆口哉
其曰禍福之門則愈陋矣也

葬恭世子晉語

惠公出葬世子而改葬之是達於外國人頌之曰云歲之二

七其靡有徵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為王妃兮郭

偃曰十四年君之家嗣其替乎其數告於人矣公子重耳其入

乎其魄兆於人矣若入必霸於諸侯其耿光於民矣晉語是作臭頌作誦

崔作狄耿光作光耿注二七十四歲後也秋公子謂重耳言重耳當伯諸侯為王妃偶冢嗣太子也替威也耿猶昭也童云耿

古迥切與炯同

非曰衆人者言政之善惡則有可采者以其利害也又何以

知君嗣二七之數與重耳之伯是好事者追而為之未必偃

能徵之也况以是故發耶一本是作臭

殺里克晉語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不圖而殺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離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離天之禍無後元注云文

公殺懷公於高梁秦人殺冀芮而施之巧

非曰芮之陷殺克也其不祥宜大於惠公而異其辭以配君罰天禍皆所謂遷就而附益之者也

獲晉侯晉語

秦穆公歸至于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繫曰殺之利公孫枝曰不可公子繫曰吾將以重耳代之晉之君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殺無道立

有道仁也公孫枝曰耻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

不可乎不若以歸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道子使父子代

處秦國可以無害潘云質音至適丁歷切

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納有道以臨汝

何故不可繫之言殺之也則果而不仁其言立重耳則義而

順當是時天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則大國之霸

基也向使穆公既執晉侯以告于王曰晉夷吾之無道莫不

聞重耳之仁莫不知且又不順既討而執之矣於是以王命

黜夷吾而立重耳咸告于諸侯曰吾討惡而進仁既得命于

天子矣吾將達公道于天下則天下諸侯無道者畏有德者

莫不皆知嚴恭欣戴而霸秦矣一本莫不作慕字周室雖卑猶是王

命穆公以為侯伯則誰敢不服夫如是秦之所耻者亦大矣

耻一本棄至公之道而不知求至公下一本有大中字姑欲離人父子

而要河東之賂其舍大務小違義從利也甚矣霸之不能也以是夫

慶鄭 晉語

丁丑斬慶鄭乃入絳

非曰慶鄭誤止公晉語蛾折謂慶鄭曰君之罪死可也而其

志有可用者坐以待刑同上公至于絳鄭曰鄭也有罪猶在

君曰刑之蛾折曰君盍赦之君曰而能舍之則獲其用亦大

矣晉君不能由是道也悲夫若夷吾者又何誅焉

乞食於野人 晉語

過五鹿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人以

土服又何求焉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有比土其以戊申云乎注塊漢也戊上

也申廣大也

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為之若五鹿之人獻塊

十二年以有衛土則消人疇枕楚子以塊吳語楚靈王傍佳

其消人疇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就玉以璞而去之後十二年其復得楚乎何没而

不云也而獨載乎是戊申之云尤足怪乎

懷贏 晉語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國語注歸嫁也

非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阻焉則懼其不克也其取者大故容為權可也秦伯以大國行仁義交諸侯而乃行非禮以強乎人豈習西戎之遺成歟

筮晉語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晉八筮史占之曰皆不吉司空季子曰吉云

非曰重耳雖在外晉國固戴而君焉又况夷吾死國也童昏以守內秦楚之大以翼之大夫之強族皆啓之而又筮為是問則未矣季子博而多言皆不及道者也又何載焉惠公名夷吾

公名

童因晉語

童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齊乎對曰歲在大梁云

非曰晉侯之入取於人事備矣因之云可略也大火實沉之

說贅矣晉語童因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墟晉人所居所以與也今君當之無不

齊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是謂大辰注公以辰出而參入

命官晉語

胥籍狐箕繆邾栢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

異姓之能掌其遠官注近官朝廷者也中官內官遠官縣鄙

非曰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文公將行霸而不知變是

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舉族以命乎遠近則陋矣若將軍大
夫必出舊族或無可為猶用之耶必不出乎異族或有可為
猶棄之耶則晉國之政可見矣

倉葛 晉語

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云

非曰於周語既言之矣又辱再告而異其文抑有思旨耶其

無乎則耄者乎 周語陽人不服晉侯
圍之倉葛乎曰云云

觀狀 晉語

鄭人以瞻與晉晉人將烹之瞻曰天降禍鄭使淫觀狀棄禮

親云

非曰觀晉侯之狀者曹也 晉語曹共公不見焉
聞其解脅欲觀其狀 今於鄭胡言

之則是多為誣者且耄故以至乎是其說者云鄭無曹也是

乃私為之辭不足以蓋其謬 晉語注淫放也放
晉君不禮於君

救饑 晉語

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

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之也奚獨救饑耶其言則遠也

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內而信之行在歲月之外是道之常非

知變之權也其曰藏出如入則可矣 晉語箕鄭曰藏出
如入何置之有 而致

之言若是遠焉何哉或曰時之信未洽故云以激之也信之

速於置郵子何遠之耶曰夫大信去令故曰信如四時恒也
恒固在久若為一切之信則所謂未字者也彼有激乎則可
也而以為救饑之道則未盡乎術

趙宣子

晉語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
乘車于行宣子執而戮之

非曰趙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褒其能也誠當

晉語宜子召而盛之告諸大

夫曰吾舉厥也而中然人以其乘車于行陷而至乎戮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是輕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獲是討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君子不為是所謂無辜也歟或曰戮辱也非必為死

曰雖就為辱猶不可以為君子之道今夫其無以親其君
司馬之以死討也

伐宋

晉語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

云

曰是反天地而逆民則

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

晉語注則法也修行也

非曰盟王之討殺君也宜矣若乃天者則吾焉知其好惡而
暇徵之耶古之殺奪有大於宋人者而壽考佚樂不可勝道
天之誅何如也宣子之事則是奚而其言無可用者

鉏麇

晉語重云鉏麇魚切麇音兒

趙宣子驟諫公使鉏麇賊之

晉語註鉏麇力上殺賊也

非曰魔之死固善矣然而趙宣子為政之良諫君之直其為

社稷之衛也久矣魔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為賢邪晉語晨往則寢門關

夫盛服將朝早而假寐魔退歡而言曰趙孟敬執夫不忘恭牧社稷之鎮也不知其大而賢其小

歟一本有向字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殺之矣是宣子大德不

見赦而以小敬免也魔固賊之悔過者賢可書乎

祈死 晉語

反自馭范文子謂其宗祝 云云

非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文子

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

長魚矯 晉語

長魚矯既殺三郟乃脇栾中行 云云公曰一旦而尸三郟不

益也 云云乃奔狄三月厲公殺 晉語注三郟也

非曰厲公亂君也矯亂臣也假如殺栾書中行偃則厲公之

敵益衆其尤可盡乎今左氏多為文辭以著其言而徵其效

若曰矯知幾者然則惑甚也夫

戮僕 晉語

公子揚于亂行於曲梁媿絳斬其僕 晉語注揚于卓公之弟

非曰僕稟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不能討而稟命

者死非能刑也使後世多為是以害無罪問之則曰媿絳故

事不亦甚乎然則絳宜柰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

叔魚生 晉語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 云必以賄死揚食我生叔向之母聞其

號也曰終滅羊舌氏之宗 晉語注叔魚晉叔向弟揚食我叔向子

非曰君子之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足以言其禍福以其有幸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其死亡則何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則知之未必賢也是不書以示後世

逐栾盈 晉語

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群賊 云

陽畢曰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 云使祁午陽

畢適曲沃逐栾盈 晉語注倫擇也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盈之始良大夫也有力焉

而無所獲其罪陽畢以其父弑君而罪其宗一朝而逐之

而使至乎亂也 晉語居三年栾盈畫入為賊於絳 且君將懼禍懲亂耶則增

其德而修其政賊斯順矣反是順斯賊矣况其亂之無罪乎

新聲 晉語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

非曰耳之於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苟說斯味亦將卑乎樂之

說吾於無射既言之矣 見前卷

射鷄 晉語作鷄音云上食亦切下音晏

平公射鷄不死使堅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曰必速殺

之無今遠聞君怛怛于顏乃趣舍之

非曰羊舌子

叔句羊舌氏名

以其君明暗何如哉若果暗也則從

其言斯殺人矣明者固可以理論胡乃反徵先君以耻之耶

晉語叔向曰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墟以為太甲今是君嗣吾先君射鷄不死傳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也

使平公滋不欲人諫已也

趙文子

晉語

文子視日曰朝不及夕誰能俟五

五年

后子曰趙孟將死矣怠

偷甚矣非死速逮之必有大咎

后子秦景公之弟

非曰死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爾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若

夫大咎者非有罪惡則不幸及之偷不與也左氏於內傳曰

人主偷必死亦陋矣

左傳昭公元年

鑿和

晉語注和鑿名

文子曰鑿及國家乎對曰上鑿七國其次疾人固鑿官也

晉語注上

其淫惑是謂鑿國官猶官職

非曰和妄人也非詠視攻尉之專

詠與診同

而苟及國家去其守

以施大言誠不足聞也其言晉君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

不過十年

晉語注諸侯服則專於邑

凡鑿之所取在榮衛合脉理也諸侯

服則榮衛離脉理亂以速其死不服則榮衛和脉理平以延

其年耶

黃熊

晉語

晉侯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曰鮫殛于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

羽淵音語注羽山之淵鮫既死而補化也潘本作熊奴來切補音作黃熊乃來切亦如字亦作熊音雄鮫與鮫同左傳昭

公七年釋文音奴來者三足鼈也一日熊足似鹿東海人祭禹不用熊白及鼈為饌實為夏郊云云

非曰鮫之為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為熊也熊之說好事者為之凡人之疾鬼動而氣盪視聽離散於是寐而有怪夢罔不為也夫何神奇之有

韓宣子憂貧音語

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曰樂武子音語注樂書無一卒之田云云行

刑不人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云云宜及於難而賴武子

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修武子之德而離桓子之罪

以亡于楚云云

非曰叔向言貧之可以安則誠然其言樂書之德則悖而不

信以下逆上亦可謂行刑耶前之言曰樂書殺厲公以厚其

家音語陽畢曰且夫栾氏之誣晉國入也蚩書實獲宗殺厲公以厚其家公使陽畢適曲沃遂栾盈今而曰

無一卒之田前之言曰樂氏之誣晉國久矣用書之罪以逐

盈今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則吾惡乎信且人之善惡咸繫

其先人已無可力者以是存乎簡策是替教也

圍鼓音語

中行穆子圍鼓人或請以畔穆子不受國語注舊子荀

非曰城之畔而歸已者有三有逃暴而附德者有力屈而愛

死者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而附德者麻之曰德能致之也
力屈而愛死者與之以不死曰力能加之也皆受之反常以
求利者德力無及焉君子不受也穆子曰夫以城來者必將
求利於我晉語注利爵賞也是焉知非嚮之二者耶

具敖晉語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
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曰云吾名其二諱為笑矣唯不

學也晉語注獻公具武公敖

非曰諸侯之諱國有數十焉尚不行於其國他國之大夫名
之無慙焉可也魯有大夫公孫敖左傳文元年注公孫敖慶父子魯之君臣

董安于晉語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簡子賞之辭曰云今一旦為狂疾而曰

必賞汝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趣而出乃釋之晉語注戰功曰多簡子奔晉陽

時安于力戰有功言戰聞為凶事猶人之有狂易之疾相戰傷也

非曰功之受賞也可傳繼之道也君子雖不欲亦必將受之

今乃遁逃以自潔也則受賞者必恥受賞者恥則立功者怠

國斯弱矣君子之為也動以謀國吾固不悅董子之潔也其

言若懟焉則滋不可對徒對切

祝融鄭語

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

非曰以虞舜之至也又重之以慕能聽叶風以成樂物生而

其後卒以殄滅武王繼之以陳履墜之不暇鄭語虞幕能聽叶風以成樂物

生者也注虞幕舜後虞思也言能所知和風因時順氣以成育萬物使之樂生堯之時祝融無聞焉

祝融之後昆吾大彭豷豷世伯夏商今史伯又曰於周未有

侯伯必在楚也鄭語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入姓於周未有侯伯昆吾為夏

商伯矣大彭豷豷為則堯舜反不足結耶故凡言盛之及後

嗣者皆勿取

褒神鄭語

桓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必於弊

非曰史伯以幽王棄高明顯昭而好惡應將味近宜曰之鼻也鄭語注申姜姓幽王前後大

黜太子以怒西戎申繒於彼宜曰之鼻也繒姁姓申之與用

也西戎亦以取其必弊馬可也而言德神之流禍同上夏之

黨於申之神化為二龍夏后下請其聚而藏之吉及厲王之末發而

觀之化為玄黿府之童妾遭之無筭而孕王嬖是女使至為

也

嗜芟楚語

屈到嗜芟將死戒其宗老曰苟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

芟建命去之楚語注芟芟也宗臣曰老祥祭也建屈到之子

非曰門內之理息掩義父子息之至也而芟之薦不為衍義

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賢乎爾也苟薦其羊饋而進美於邊是故不為非禮之言齋也曰思其所嗜

禮說於屈建魯無思乎且曰違而道吾以為逆也楚語子木

無美薦君子曰違而道

祀楚語

王曰祀不可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不可

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振生乃不殖楚語注已止

民無所畏忌無所畏忌則志誠縱放縱則遂變帶誰復

非曰夫祀先王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今其曰昭孝焉則可也

自息民以下咸無足取焉爾

左史倚相楚語

王孫圉曰左史倚相能使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

有怨痛於楚國

非曰圍之言楚國之寶使知君子之貴於白珩可矣楚語趙

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曰楚之所寶而其云倚相之德

者則何如哉誠倚相之道若此則覲之妾者覲音激又何以

為寶非可以夸於敵國

五負吳語負音

五負伏劔而死

非曰五子胥者非吳之昵親也其貽交閭閻以道故由其謀

今於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讒者勝國無可救者於是焉去
之可也出則以擊累於人左傳哀公十一年子胥使於劍屬
其子於陳氏為王孫氏私使人
至齊屬其子五子為王孫欲以避吳禍而又入以即死是固非吾之所知也然
則負者果狠人也歟

柳先生曰宋衛秦皆諸侯之豪傑也左氏忽棄不錄真語其謬
耶吳越之事無他焉舉一國足以盡之而又分為二篇務以相
乘凡其繁無曼衍者甚衆皆理去道以務富其語凡讀吾書者
可以類取之也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雜蓋非出於左氏
蓋一本作
以蓋字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於遠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語
而蔽之金石之用震曜後世之耳目而讀者莫之或非反謂

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慎耶嗚乎余黜其不減以救之之謬凡
六十七篇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文集

賦文誌

披沙揀金賦

求寶之道同乎選才

出劉慶儀世說陸士衡文如披沙揀金

沙之為物兮視汗若浮金之為寶兮耻居下流沉其聲兮五才

或闕耀其光兮六府以脩然則抱成器之珍必將有待當慎擇

之日則又何求配珪璋而取貴豈泥滓而為儔滓壯仕反假也○披而

擇之斯焉見寶盪浸滂而顧盼指炫燒而探討童云炫熒縮切

燒諸的皆無張云深音貪說動而愈出老子幽以即明涅而不

緇緇乃結切既堅且好○潛雖伏矣毛詩獲則取之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翻混混之濁質見熠熠之殊姿熠弋入反又暗未彰固亦將

君是望先迷後得孰謂棄子如遺○其隱也則雜昏昏淪浩浩

晦英姿兮自保和光同塵兮合于至道其遇也則散奕奕動融

融煥美質乎其中明道若昧兮契彼玄同儻俯拾而不棄諒致

美于無窮欲益而彰杜預左傳序句將炯然而見素水切不索何獲左傳

昭公二十七年句遂昭然而發蒙○觀其振拔汗塗積以錙銖碎清光

而競出耀真質而特殊錐處囊而織光下比史記馬援傳句劔拭土而

異彩相符晉張華傳云用之則行斯為美矣求而必得不亦悅乎○

豈獨媚旭日以晶瑩帶長川之清淺皎如珠吐疑剖蚌之乍分

矣若星繁以流雲之初卷是以周德思比而岐昌郎詠岐昌文王也金

玉其相陸文可侔而昭明是選見題注又梁昭明太子集文選○若然者可以議

披沙之所托明揀金之所裁良工何遠善價爰來拂以瑤光寧

謝滿羸之學前漢章玄成汰之愈朗詎慙擲地之才晉書寧有希

採撥於求寶之際庶斯文之在哉

迎長日賦三王迎日禮用夏郊

出禮記郊特牲篇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惟饗帝以事天必推策而迎日寅方筆建俟啓蟄以展儀卯位

將初爰用牲而協吉送烈烈之疑氣導遲遲之陽律猶分可愛

之輝式佇寅賓之質稽之虞典期匪疾而匪徐行以夏時禮記注三

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契惟精而惟一○職在馮相馮音憑相息亮切周禮春官序

注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音征禮記禮運註夏四時符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音征禮記禮運註夏四時符事傳小正音征禮記禮運註夏四時符

上春以備儀必脩其始先仲春而有事故謂之迎○時也淑景

初延幽陽潛塔當四時之首位用三代之達禮探願索隱得郊

祀之元辰順仕極往知來正邦家之大體○事冠前古儀標後

王皮弁乍臨土圭之影猶積郊特牲篇祭之日泰壇既罷玉漏

之聲漸長禮記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變熙熙之純曜流杲杲之晴光壁影

始融麗景才凝於城闕輪形尚疾斜暉未駐於康莊○是知迎

長日之儀實王心之所共兆南郊之位乃陽事之所用○故可

以知上下之際見天人之交動浮光於俎豆散微照於苞茅周

流金石暉照陶匏禮記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異乎天紀不脩秦伯尚矜

失職晉侯徒繼乎夏郊左傳昭公七年晉韓宣子祀夏郊○于以迎之則無

為者委照將久豈三舍之足憑魯陽公延光可期胡再中之云假

前漢文帝紀新垣平侯日再中自然應以繁祉錫之純嘏禮義允洽于入神正

朔克周于戎夏○今我后再新古禮與天地相參應戩穀之宜

受之千億戰子稱切福也奉郊祀之報至于再三然則迎長日恭祀事

並虞夏而何慙

記里鼓賦聖人立制智者研精

出晉書輿服志記里鼓車駕四形如指南車

昇哉音怡發歎一曰也鼓之設也恢制度于天邑佐大禮

昇哉音怡發歎一曰也鼓之設也恢制度于天邑佐大禮

于時行即行贊盛容而立之斯立觀其象可以守威儀之三千
節其音可以表吉行之五十配和鸞以入用並司南而為急若
乃郊薦之儀既陳封禪之禮攸執經千里之分寸可候度四方
而禮容是集施五擊於華山之野知霧氣已籠用百發乎南山
之陽識雷聲所及○先聖有作後王式遵啓玄機以求舊運巧
智而攸新相彼良工自殊昧道之士眷茲木偶應異迷途之人
集韻古今注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
上有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振鐃齊
步武而無佚差遠近而有倫遵大路罔愆乎禮典聽希聲克正
于時巡○錐道有環回他分險易易以固善應而莫實諒知幾
而有為于偽均載考載擊所辨于長亭短亭匪疾匪徐足分乎有

智無智世說魏武帝過曹娥碑碑背上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齋
白楊脩便鮮魏武行三十里方悟歎曰我才不如小兒
知無智較三十里○觀其妙矣孰測其徵細觀其徵矣詎知其然爾
切音不衰而得度饗其鏜而有制鏜音湯
鐘鼓也○于以翊龍御于以
引天旋異銅渾之儀亦可叙紫微之星次殊玉漏之制而能步
黃道之日躔周物之智斯設極深之機是研鄙繁音之坎坎陋
儀節之闐闐音田
盛貌○妙出人謀思由神假時然後擊贊賞典于
今茲動惟其常契同文于古者○由是皇衢以正帝道斯盛恭
出震以成威膺御乾而啓聖我后得以昭文物展聲明不憊于
素德音愆俗
作憊係左傳句可舉而行宜乎騁墨妙呈筆精固敢先三雅
而獻賦庶將開萬國之頌聲

吾子

曰吾子來也以有餘而欲反人乎曰然若用子而能使竭忠孝乎曰否夫無忠而忠見無孝而孝聞曷若使不見而忠無聞而孝肅然已出熙然已及夫已也渾然矣乎

劉叟傳

魯有劉叟者嘗以御龍術進於魯公云劉叟曰歲不雨無以出終無以入民枯然視天卿士大夫絕智謀山川禱神祇以祈咸不應臣投是龍於尺地之內不踰晷雷乎上下雷乎東西於是先之以風騰之以雲從之以雨如君之意欲一邑足之欲一國足之欲天下足之魯公曰斯龍也其神乎是則寡人之國非

致用劉叟曰臣聞避風雨禦寒暑當在未寒暑乎是故事至而後求局若未至而先備於是魯公止劉叟而內龍內與納同明年果大旱命劉叟出龍果大雨

河間傳

河間淫婦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治婦人居戚里

前漢萬石君傳

注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

有賢操操七到切自未嫁固已惡群戚

之亂尤羞與為類獨深居為翦製縷結既嫁不及其舅獨養姑謹甚未嘗言門外事又禮敬夫賓友之相與為肺腑者其族類醜行者謀曰若河間河其甚者曰必壞之乃謀以車衆造門造到切邀之邀嬉且美其辭曰自吾里有河間戚里之人日夜為

飾厲一有小不善喉恐聞焉今欲更其故以相效為禮節願朝
夕望若儀狀以自惕也河間固謝不欲姑怒曰今人好辭來以
一接新婦來為得師何拒之堅也辭曰聞婦之道以貞順靜專
為禮若夫矜車服耀首飾族出譴鬧以飲食觀游非婦人宜也
姑強之乃從之游過市或曰市少南入浮圖有國工吳叟始圖
東南壁甚怪可使奚官先壁道乃入觀觀已延及客位具食推
牀之側聞男子歎者效口既切逆氣河間驚既走出召從者馳車歸泣
數日愈自閉不與衆戚通戚里乃更來謝曰河間之遽也猶以
前故得無罪吾屬耶向之歎者為膳奴耳曰數人笑於門如是
何耶群戚聞且退暮年乃敢復召邀於姑必致之與偕行遂入

隄隄州西浮圖兩間隋云按集韻無此字未詳愷或口既可開二切江南人呼標為隄按集韻所折二音

曲岸也又魚開切脩長也前漢相如梓臨曲江之隄州弓注曲崖頭也巨衣切叩檻出魚鼈食之河間

為一笑衆乃歡俄而又引至食所空無惟幕廊無廓然河間乃
肯入先壁群惡少於北牖下降庶使女子為秦聲倨坐觀之有
頃壁者出宿選貌美陰大者主河間乃便抱持河間河間號且
泣婢夾持之或諭以利或罵且笑之河間切顧視持已者甚美
左右為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拂然意不能無動力稍縱主
者幸一遂焉因擁致之房河間收泣甚適自慶未始得也至日
又食具類呼之食曰吾不食矣且暮駕車相戒歸河間曰吾不
歸矣必與是人俱死群戚反大悶不得已俱宿焉夫騎來迎莫

得見左右力制明日乃肯歸持淫夫大泣齧臂相與盟而後就
車既歸不忍視其夫閉目曰吾病與之百物卒不食餌以善藥
揮去心怛怛方云怛被耕切音拜恒若危柱之絃夫來輒大罵終不一開
自愈益惡之夫不勝其憂數日乃曰吾病且死非藥餌能已為
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其夫自河間病言如狂人思所以悅
其心度無不為時上惡夜祠其夫無所避既張具張音帳河間命
邑臣告其夫召鬼祝詛上下吏訊驗答殺之將死猶曰吾負夫
人吾負夫人河間大喜不為服闋門召所與淫者保遂為荒淫
保力居一歲所淫者衰益厭乃出之召長安無賴男子晨夜交
於門猶不慊慊苦簞切又為酒壚西南隅已居樓上微觀之鑿小門

以女侍餌馬凡來飲酒大鼻者少且壯者美顏色者善為酒

者皆上與合且合且窺恐失一男子也猶日呻呼憤憤以為不

足憤音蒙又母總彌登母亘三切積十餘年病髓竭而死自是雖戚里為邪行

者聞河間之名則掩鼻蹙頰皆不欲道也蹙與蹙同促也急柳也頰音過鼻頰也柳

先生曰天下之士為脩潔者有如河間之始為妻婦者乎天下

之言朋友相慕望有如河間與其夫之切密者乎河間一自敗

於強暴誠服其利歸敵其夫猶盜賊仇讎不忍一視其面卒計

以殺之無須更之戚則凡以情愛相戀結者得不有邪利之猾

其中耶亦足知恩之難恃矣朋友固如此况君臣之際尤可畏

哉余故私自列云

箏郭師墓誌

郭師名無名無字父爽雲中大將無名生善音能鼓十三絃今推

樂清樂箏並十有三絃也樂皆有十三絃潘云鼓絃竹其為事

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五調切密遂靡布爪指運掌擊擊舊作

謂當作擊於煥切儀禮曰鉤中指結于擊掌後節中也又音牽音慳擊也牽也擊烏貫切與腕同玉篇作擊使

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屈折愉繹學者無能知自去乳不近葷

肉葷許云切臭菜以是慕浮圖道既失父母即棄去兄弟自髡緇入代

清涼山又南來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無撫弄吳王宙刺復州

或以吾乃迺入強之宙號知聲音并踊以為神奇會宙貶賀州

遂以來往愛酒不能已因縱髮為黃老術薛道州伯高抵宙以

書必致之至與坐起伯高襄邪人也邪余切其音至善變承日

為擊節教閭管謹視出入餌及栢不食穀三年變服遁九疑

叢祠中披取之益善親遇終不胥卒乘暴水入小船下岫嶼山

岫恭干切求道錄會歐陽師死不果受張誠副領南又強與借

誠死至是抵余時已得骨髓病日猶鼓音四五行居數日益篤

既病自為歌死三日葬州北崗西志其詞曰

雲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天與之音今已矣丁酉之年秋

既季月闕其團於是始謂九月十六日心為浮屠形道士仁人我哀埋

勿棄

趙秀才群墓誌

與白死信孤乃立

史記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朔妻有遺腹男公孫杵臼陳

復與趙白邑如故

王侯世家天水邑群字容成系是襲祖謀

父某仕相及嗟然秀才胡伋伋體貌之恭藝始習娶于赤水禮

猶執南浮合浦遠集元和庚寅神未戢問年二紀益以十僕

夫反樞當啓藝瀟湘之交瘞原隰瘞於例雅妻號叫幼女泣和

者悽歎行路悒

和胡卧切歎音衣切悒音邑

追初憫文銘茲什

大府李卿外婦馬淑誌

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母曰劉客倡也淑之父也總既孕而卒

故淑為南康謳者李君為睦州詆狂寇見誣左官為循州錄過

而慕焉納為外婦偕竄南海上及移未州州之騷人多李之舊

日載酒往馬聞其操鳴絃為新聲抑節而歌莫不感動其言美

其容以忘其居之遠而名之辱方幸其若是也元和五年五月

十九日積疾卒于湘水之東葬東崗之北垂年二十四銘曰

容之丰兮藝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佳冶彫殞逝安窮諧鼓瑟

兮湘之澣嗣靈音兮永終古

表啓

為文武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

德宗貞元五年

臣等言臣竊觀前代之盛列辟之英咸保鴻名而崇明號或配

其德或昭其功蓋所以揚耿光彰淳懿而示遠也其有暗然不

耀後嗣何觀蔽而不揚群臣之罪伏惟皇帝陛下由正統而臨

祚承聖緒而受圖稟高明之姿於天侔博厚之德于地端教化之本制刑禮之中聲震八區威加六合運玄造之化靡有不通成陰陽之功莫之能測是用光膺聖神文武之號建中元年其上尊號云後雖逢阨運興元元年詔書奏不得稱尊號今睹昌期誠我武之掃清猶自咎而抑損同罪已之義左傳禹湯罪已明愛人之仁群臣等上順聖心以成恭德而退懷大懼謂掩全功五年于茲若墜冰谷方今百職皆理庶績其凝人用咸和俗惟不變陳師鞠旅無犯塞之虞書界封疆無專地之患四海寧一萬類蕃滋薄刑溢不究之聲逋賦蒙勿收之惠西成有穰歲之報南極見壽星之祥靈貺屢加天恩允荅豈宜固為菲薄以掩盛明尊號之崇願復如舊况臣

等親奉平明之理久蒙覆露之恩耻德美之不彰憂罪戾之將及伏惟陛下復循舊典俯徇群情誠天地神祇内外臣庶之所望也臣等無任屏營悃懇之至

第二表

臣等言臣等前詣朝堂上表伏請復加尊號奉被還旨未遂懇誠拳拳顛顛不勝大願臣等伏以崇明號昭盛德爰自千古實為上儀以至于我祖宗莫不膺茲典禮伏惟皇帝陛下有廣運之德弘照微之仁燭幽以明盛遠以武惠澤之被誠浹洽于八方漢切英聲之揚宜越軼于千古軼徒結切音決而乃久為抑損以守謙恭事有曠而不遵禮有缺而未備臣等又以為不私與已

是謂至公有美之而莫敢辭有非之而莫敢隱必推於物而順於人既以徇於群心又思叶於中典此皆聖人之事也且太虛而失實則誇曜而誣實而不華則朴畧而固所以王度資於潤飾帝者務於帙崇將以法日月之昭明配天地之廣大聳遠方之觀聽兼前代之規模然後表其全功謂之盡善不可以方當陛下臨位群臣在廷而使鴻名不彰盛典猶闕既無以光昭衆美又無以丕承舊儀則臣等蒙耻於今獲罪於後實爲大懼敢忘盡規尊號之崇願從群議伏惟陛下俯迴宸睭察納愚誠不惟臣等受恩天下幸甚無任區區懇迫之至謹昧死重請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等誠懇誠勤頓首頓首謹言

第三表

臣等言前再上奏請加尊號實以功德俱茂典禮宜崇然而不能鋪陳無以動寤愚誠雖竭天監未迴臣某等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臣等謹按白虎通曰號者功之表也神農有教田事之勤燧人有興火食之利伏羲正五始祝融續三皇白虎通祝者屬能爲續三皇之道而人爲之名以美其事其後帝王之盛洎我祖宗之明咸因人心而順古道雖損益或異而表功明德一也臣等是以遵有國之令典採上古之遺文察人心於詭誣觀天意於符瑞敢以爲請累表陳誠曩者運丁艱難特或順動陛下思成湯之罪已念周宣之側身去微號而不拜垂炯戒而自儆

廟古頂戶 應天以德示人以恭開于蠻貊戎夷告于天地

宗廟是故咸知陛下之志慕義而歸仁潛感陛下之誠通靈而助順今者君臣同德上下叶心百職畢脩庶官以序禮法明具教化流行方內歡康天下寧一四人遵業萬類樂生嘉應休徵神物靈貺形于草木著于星辰而辭之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遂使德誠可紀名號未崇不告於明神不示於殊俗將何以知陛下之懃難將何以表陛下之致平下無以威於四方上無以報於九廟其不可一也淳古之至化邈而不足烈祖之盛儀廢而不續其不可二也庶政群官宗室之屬西土耆長大學諸生冠之倫緇衣之侶萬眾伏闕彌旬織路而乃不從人心以達

公議其不可三也守謙恭卑讓之士為光大弘遠之國臣等誠雖至愚以為大謬伏以常久之德貞夫一也元始之義善之長也并包覆露天之大地清淨玄默道之妙也睿智之周物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筭之無方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脩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却戎夷剪暴逆邊兵之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貞元大道聖神文武皇帝臣等竭其精誠發於交感無以迴日其能動天無任屏營悃懇之至謹復詣明堂奉表固請以聞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第四表

臣等言去年九月三度詣闕上表請復上尊號悃懇雖竭精誠
莫通又懼於累塵聖聽是用中輟大願未畢群心靡寧臣某等
誠勤誠懇頓首頓首臣等生逢昌運早列清朝獲睹文明繼跡
聖後亦嘗考前載於史氏訪遺儀於禮官至於保鴻名尊號之
榮昭茂功盛德之美皆烈祖之垂法爲累代之成規子孫之所
宜丕承臣下之所宜崇奉陛下纂聖緒而臨下遵令典以制中
則亦俯從公卿大夫之請光膺聖神文武之號間者陛下以禍
亂之故特貶損以自儆以從一時之宜信爲恭也今乃欲遂變
更而不復以廢先祖之典則若專焉豈陛下或未之思然臣等

實以爲爾雖欲行陛下之志奈先祖之典法何伏惟陛下因於
憂勞深自咎責命祝史告于天地陳主幣祠于祖宗布于群臣
聞于兆庶固能降開祐之福致感悅之誠咸和以叶心盡瘁而
畢力殫成神造康濟艱難寇逆掃除暴強擾順侯衛奉守屏之
職夷狄爲來庭之賓兵戎不興邊鄙不聳文執同於四海貢賦
備於九州至若時候將憊必惟思而內省皇情微軫遂交感而
洽通陰陽和而風雨時年穀熟而財用足休祥數慶福應屢臻
此皆天地祖宗垂靈錫祉以成陛下之志明無不答不享之咎
也陛下宜承天意以悅神心增修盛儀再加明號崇昭報之禮
表恢復之功而辭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則若尚懷不足以要

天地祖宗雖有固讓之勤而非重請之義且夫號者其來尚矣
燧人神農各旌其事湯以其武而曰武王史記商紀湯曰吾迨
甚武自號曰武王

我祖宗崇尚古道垂著心法陛下獨為辭讓以守謙仲則皇王
將有愧於前祖宗將不悅於後而帝德是非之辯固有所歸國

典異同之文後難以守且陛下本為炯誠一本炯作鑑以示敬恭誠

謙德也今以先王之道而不敢不法烈祖之訓而不敢不承又

謙德之大也若乃守獨善而遺公議執小讓而忽宏規違臣庶

之心廢祖宗之典乃所以失陛下之恭德又徒以掩陛下之全

功臣等雖誠至愚切所不敢輒敢微之國典酌於經義取夫貞

者事之幹元者善之長以配聖謨神化之盛文德武功之崇叶

紀年之嘉名道舊統之美稱以為開元故事謹冒萬死請上尊

號曰貞元聖神文武皇帝伏惟陛下沛然迴慮俯徇群情然後

聖德之光昭玄功之茂著後代得揚盛美而鑑至清是群臣之

願也不勝懇迫之至謹奉表請順固請以聞臣等誠勤誠懇頓

首頓首

第五表

臣頌等言于頌等伏以尊號未復累具陳請伏奉詔旨固守

謙恭臣等上授天地神靈次奉祖宗典法列經義而順古因人

心以從時詞繁而不能陳明誠竭而未蒙察納德美盛而猶蔽

憲度缺而莫修罪戾是憂冰炭交集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臣某等伏以先王之道由大中而可久近古之化以彌文而
益彰然則守謹而為恭不如立中而垂法表樸而畧禮不如文
明而化光況於文質異時而國家自有制度豈直為一王之法
固以遇三代之文其於規模信為弘遠陛下嗣訓先祖貽謀後
聖當踐修以纂承寧變更而廢墜臣等又伏讀詔書曰遐想哲
王則自燧人神農殷湯之時有其事也又曰欽若典訓則自代
宗肅宗玄宗而上有其儀也又曰所誠者蒲所尚者謙守之以
誠期於終始臣等以為去鴻名而貶指謙之始也遵舊典而奉
承謙之終也造次而未嘗違於禮守之以誠也敬恭而無或陷
於專所誠者蒲也又曰虛美崇飾所不敢當伏惟皇帝陛下恤

人之心動天之德致理之文教戡難之武功著於頌聲光於史
氏上有其實無虛美之嫌下盡其誠非崇飾之偽又曰勉一乃
心共康庶政曩者公卿大夫侍御攜僕或從扞牧圉或備持戈
矛蓋有同力之誠而無離德之間今者四岳群后九土庶邦外
自藩維內及宗室黃髮耆老青衿諸儒或僉以同辭或遠而抗
疏一心之效也群材序進百職交修烽燧不驚兵戎以息鑕鑿
不用鑕祖官祖筭二切國語注鑕贖刑也鑿黥刑也獄訟以衰六氣和而風雨時五穀
昌而倉廩實庶政之康也誠由教化以致邕熙邕一本作雍自當冠
於皇王寧復謝於堯禹宜加明號以表成功陛下雖以為辭臣
等未知其說又伏奉詔旨令臣等斷表伏以君親一致臣子一

例而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臣某等得遵先帝之典以
陛下之詔以字下謹昧冒萬死伏請復上尊號如前三勝惶懼
懇迫之至

第六表

臣頌等言臣等今月七日所上表昨十五日下午詔旨加辭讓愈
固臣等感謙沖於盛德而私有舊典隳廢之憂懼煩瀆於聖聽
而內懷微誠懇迫之切進退兢惕不知所措臣某等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為事貴舉其中左傳哀公十一年句名惡浮於實
記表得其中不宜變之而失正有其實不必避之以為恭況於
祖宗之矩儀國家之典制陛下教尊道備德博化光辭取於貶

損而自卑朴畧而大簡者也昔漢宣帝謂元帝曰我漢家亦自
有制度諸葛孔明誠其主曰不宜妄自菲薄前史載之詳矣幸
陛下思之臣等又以為執小讓之賢不足以方得宜合度之善
去鴻名之敬不足以補變法改作之專陛下行之將何所守伏
以高祖受其明命歷代承以聖德至陛下又有下武繼文重熙
累盛之美不可謂德之不嗣也躬上聖之資合至神之化有戡
禍亂制夷狄之武修禮樂垂憲度之文不可謂實之不孚也比
年已來俗化斯厚人少犯法吏無舞文獄犴將空桎梏不用音并
岸格古毒切拳音拱可請人皆遷善豈曰俗未勝殘然若辭之所未寤也
況於尊號之美陛下已受於初去之即由於艱虞復之宜因於

康靖徒示其罰不旌其功何以知區宇之削平何以知宗廟之

復此不疑似非陛下之本意但自欲改先祖之遺儀耳內之臣

庶跋履山川跋蒲撥切思報王恩誓雪國耻亦欲據其宿憤表

其成勞陛下猶掩鴻名罔窮其事則此等如有未盡不以爲勸

一本作儻陛下以自外責之心尚或未弭則群臣不能莊輔之

罪亦未當除莊一本將何以蒙陛下之恩私將何以受陛下之

爵賞君猶含垢臣以偷榮群下之情必深反側又無以示於萬

古無以威於四夷皆非遠圖且乖大體臣等懷此數者恨恨而

不能自安謹昧冒萬死重違詔旨伏請復上尊號以如前表伏

惟皇帝陛下思聿修無忝之言顧臣已從人之義再膺大典俯

初祥心因來月謁太清宮大廟郊祠上帝遂以告詞實臣等之
至誠實臣等之厚幸不勝惶懼懇迫之至謹復請朝堂表表固
請以聞

及大會議戶部尚書班宏又請改所上尊號加奉道字
故其文如後表 此係改第三表

伏以睿智之周物而靡不通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筭之無方
而莫能測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文章
不可以不稱夫文也攘却戎夷戡翦暴逆邊兵以整禁衛以嚴
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博
施不息而萬物以生推功不宰而萬化以成合於書之奉若天

道之義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伴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
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神聖文武奉道皇帝

及大會議國子祭酒韓洄請歷數近日徵應祥瑞故又
改其文如後表

又伏見陛下以今年四月以來方當雲祭之修而有旱備之請
纒借期而未害於物深軫念而將卹其人氣潛通而交感以和
澤旋流而露霈思遠由是風雨時而霜雹不降稼穡茂而蛙螟
不坐農功以成年穀大熟休祥數見福應屢臻仁木連理而垂
陰嘉禾同穎而挺秀壽星舒景炎之盛芝草布葩英之重白塵
凝彩而雪輝蒼鳥取象於天色將徧於郡國相繼於歲時石具

如表

為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 貞元元年時
子厚年十三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勅逆賊李懷光與虜人奚庭道醜 李懷
光勅

海人備聞兇險之行頗有殘暴之名陛下略其細微假以符節

盡委朔方之地猶分禁衛之兵 建元元年以懷光為朔方節度
使二年詔懷光率神策及朔方

軍討李惟岳不盛殊私乃懷異望間者饋貢不入王師問罪尋令舉

軍赴敵而乃終歲無功 未滯王武陵連兵救田悅懷光
討悅勇而無謀為滯等所敗泊駕幸

近郊勅還舊鎮將掃猾夏之盜因解奉天之圍 宋此反懷光敗
此兵于縣泉由

是奉天之圖解豈伊人謀蓋是天意陛下但嘉其排難不省其由列為

上公命作元帥及躡寇滑汭頓軍威陽 闕

為裴令公舉裴冕表

或疑子厚先人所作

臣某言聞忠邪不可以並立善惡不可以同道吳任宰訐而伍

胥誅夷

誣四鄙切吳太宰潛殺伍子胥浮于江

楚任靳尚而屈平放逐

屈原字平事襄懷王

為上官靳尚共毀讚之原既放逐殺汨羅江以死

遠惟前事孰不痛心伏見澧州刺史

裴冕忠肅道高德厚匪躬無怠有蹇諤之風道佐先帝驅馳靈

武

至德元載玄宗幸蜀冕遇太子於平涼勸之朔方七月太子入靈武冕與杜鴻漸崔駉等勸進冕以定策功為中書侍郎

平章

替雲雷之業成社稷之勳程元振忌其直方遂加誣構投

荒謫裔天下稱冤

寶應元年為肅宗山陵使與程元振相違貶施州刺史

空懷醞正之悲

莫雪增嫌之耻今茲邪并退聖政大明

廣德元年制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大

度惟貞

大一本作百

四門以環安海之內元元之人莫不延首德

思聞至化願特令追冕到在天朝俾之端揆庶察平章百姓履

詢謀之任當燮理之權必能咸和萬邦致君堯舜臣位兼將相

職忝股肱思進賢傑共熙帝載臣無任懇願之至

為武中丞謝賜新茶表

臣某言中使竇某至奉宣旨賜臣新茶一斤者天睽忽臨時珍

俯及捧戴驚竦以喜以惶

中謝

臣以無能謬司邦憲大明首出

得親仰於雲霄渥澤遂行忽先霑於草木况茲靈味成自遐方

照臨而甲折惟新煦姬而芬芳可襲調六氣而成美扶萬壽以

效珍豈可賤微膺此殊錫銜恩敢同於嘗酒滌慮方切於飲冰

莊子朝受命夕飲冰撫事循涯隕越無地臣不任感戴欣抃之至

為裴中丞賀破東平表 裴行立

臣某言月日得進奏官狀報逆賊李師道以其月日克就梟戮

率土臣子慶抃無涯 中謝 臣聞負恩干紀者鬼得而誅 莊子 犯

順窮凶者天奪其魄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不自妖孽曷彰聖功伏惟陛下

先天不違與神合契掩周宣中興之業陋漢光再造之勳靈旗

四臨氛沴皆散凡在臣庶盡覩升平伏以師道席父祖以作威

大晉中李正巳為平盧淄青節度使正巳子納士子師道 苞海岳而專祿恃東秦十二之險

前高祖紀齊得十二馬注胃 誘臨淄三七之兵 史記蘇秦說齊

二十萬人足當諸侯百萬 人 王曰臨淄之中 三萬戶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

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兵固已二十一萬矣 竊據一方歲踰五

紀朝宗之地曠若外區封祀之山備成異域累聖垂德曾未悛

心登寶湯天果聞折首遂使云亭有王知王牒之將封 山

封廣二丈高九 遼海無虞見石磐之已至 石磐之

石磐之 磐此皆陛下神畫獨得 壽一 廟略無遺授任推盡力之誠縱捨

有感心之化金石可貫龜筮必從克成不戰之功遂洽無為之

理臣謬司戎旅遠守方隅愧無橫草之功 前終軍傳无橫草之功

偃卧故 坐見覆盂之泰 東方朔傳 抃蹈歡慶倍萬怕情

賀赦表 代帥臣賀順宗即位赦

臣某伏奉某月日恩制大赦天下一人有慶百度惟新戴天履

土罔不欣抃 中謝 某聞天地成功施雨露而育物帝王繼統昇

日月以垂耀群品資始萬方文明伏惟陛下嗣守鴻業光膺駿

命淳化均於四序大德合於一儀保寧社稷光宅區宇弘孝慈
以御下崇恭儉以垂休恩覃溪洞事貫千古况乃順時布政乘
春導和敷作解之澤易解卦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宣在宥之典九族既睦
四門廣闢而又洗滌幽絜雷雨之施也歸還流竄羅網之釋也
移叙貶黜覆載之仁也蠲除逋債政理之源也褒寵勳賢激勸
之方也廢金寶之貢有以彰儉德搜遺逸之士有以衣至公元
勳宿將賞延子孫庶尹卿士榮周存效廣直言之路塔進善之
門德超虞夏道掩軒頊軒黃帝軒轅氏也頊顓頊必將平一殊俗發揮大猷
億萬斯年永荷天緒臣謬當任用守職藩維不獲奔赴闕庭親
盛禮感悅歡抃倍萬恒情

賀皇手牋

帝受尊號賀
四年皇

宗元惶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
光受徽號率土臣子歡抃無涯伏惟皇太子殿下麗正居中輔
成昌運消伏沴孽替揚輝光鴻名允并大慶周洽表文武之經
緒著天道之運行瑞景照臨示重輪之發耀恩波下濟見少海
之增潤郭璞注山海經太子為少海宗元忝守遐方獲聞盛禮躍踴之至倍
萬恒情謹附牋賀宗元惶恐死罪死罪

賀裴桂州啓

裴行立
贈前代

宗元啓伏承天恩榮加寵贈伏惟增感抃慶罔極其聞揚名以
顯孔聖于是作經大孝所尊曾子以之垂訓雨露敷澤日月垂

光盛德果驗以達人積善必徵於餘慶天下人子羨慕無階其
特承恩眷倍百恒品恨以守官不獲奔走拜賀無任展轉惶灼
之至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 衛次公

疊石琴薦一 元注云出當州龍壁難下 右件琴薦躬往採獲稍以珍竒特表

殊形自然古色伏惟閣下稟夔旦之至德蘊牙曠之玄蹤 后夔

伯牙 師廣人文合宮徵之深國器專硝璉之重藝深攫 攫厥縛切

也史記田敬仲世家鄒忌子以鼓琴見曰懼之深鮮之愉者政令也 將成王燭之調思叶歌謠足

助薰風之化願以頑璞上奉徽音增響亮於五絃應堅將於六

律沉淪雖久提拂未忘儻垂不徹之恩 禮記士無故不徹琴瑟 敢效彌堅

之用

答鄭員外賀啓

李師道三代受恩四鬼負德 謂李正己子納師古 聖朝含育務在安

人不知覆載之寬弘更縱豺狼之奸蠱王師一發兇首已來萬

姓稱歡四方無事

答諸州賀啓

李師道累代負恩不起俊革徐巖怙亂 巖魚列切一本作孽字 更肆猖狂

王師暫勞已致梟戮率土歡抃慶賀難勝太平之功自此而畢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文集外下終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文集附錄

舊附楚詞天問今移就十四卷
天對篇內錯綜該載以便觀覽

天論三篇

天論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
罪降福必以善俸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
的然以宰者故陰陽之說騰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
異霆震於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董荼未嘗擇善跖躄焉而遂
跖之石切躄訖約
切盜跖在躄也孔顏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
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

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夫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
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夫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
充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
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
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
壯而武健老而耗耗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
陰而挈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窾堅窾音液礦研鉉礦與
號猛切金玉未成器曰礦義制強許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
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為公是非為公非天下之
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

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成
曰宜何也為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邪唯告虔報本
肆類後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
預乎天邪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
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僂辱時以不辜參焉僂與故其人
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邪天也福或可
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
則是非易位賞恒在佞而罰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
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
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

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為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恒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劉禹錫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天旅者群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

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群次乎邑郭求蔭于華接飽于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郭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郭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牽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又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預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為答曰若知操舟乎天舟行乎濼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為濤也流之沂洄不能峭為

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
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
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
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黷然沈亦天也音反沾危而僅存亦天也音反
漢紀注服虔音反沾之沾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
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合
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
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
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
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

徐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然於
勢耶荅曰天形恒圓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
非數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天荅荅
然者一受其形於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氣于動用
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藏乎勢邪吾固曰萬物
之所以爲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
之尤者也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
所寓其數邪荅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
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恒資乎有亦依於物而後形焉今
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爲噐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

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狴犬鼠之目庸謂晦為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為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邪

天論下

劉禹錫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大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

此今夫人之有顏曰耳鼻齒毛順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

本在乎腎腸心腹大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

本在乎山川五行也為清母重為輕始兩泣既儀還相為庸噓

為雨露噫為雷風也氣而生群分彙從植類曰生按尚書傳云海隅蒼生謂

草木也動類曰蟲倮蟲之長為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

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

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曰人事在舜之廷元凱舉焉曰舜

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

知餘難以神誣商俗以訛引天而毆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唐書本傳

宋祁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為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閒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行胡第浪切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帝執誼二人者竒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又

詒京兆尹許孟容然其才高德刈從進又宗元久汨振其為文思益深嘗者書一篇號貞符宗元不得石內閔悼悔念往吝作賦自儆曰懲咎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徃便為母子永訣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徃播會大臣亦為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贖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為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遂其質已沒者具已錢助贖南方為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

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
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司馬遷崔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柳州之
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嗚呼柳州秀氣孤稟弱冠游學聲華籍甚肆意文章秋濤瑞錦
改迴蟲濫王風凜凜

祭柳州會外文

劉禹錫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子劉禹錫銜哀扶
力謹遣所使黃子叢具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柳君之靈
嗚呼子厚我有一言君其聞否惟君平昔聰明絕人今雖化去

夫豈無物意君所死乃形質耳魂氣何託聽余哀詞嗚呼哀哉
嗟余不天甫遭閔凶未離所部三使來弔憂我衰病諭以苦言
情深礼至款密重複期以中路更申願言途次衡陽云有柳使
謂復前約忽承訃書驚號大叫如得狂病良久問故百哀攻中
涕淚迸落魂魄震越伸紙窮竟得君遺書絕絃之音悽愴徹骨
初託遺嗣知其不孤末言歸轉音音從祔先域凡此數事職
在吾徒求言素交索居多遠鄂渚差近表臣分深想其聞訃必
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徑行友道尚終當必加厚退之成命改
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勒石垂後屬于伊人安平宣英韓
字安平韓會有還使悉已如禮形於具書嗚呼子厚此是何事

朋友凋落從古所悲不圖此言乃為君發自君失意沉伏遠郡
近遇國士方伸眉頭亦見遺草恭辭舊府志氣相感必踰常倫
願余負囊營奉方重猶冀前路望君銘旌古之達人朋友製服
今有所厭其禮莫申朝脯臨後出就別次南望桂水哭我故人
孰云宿草此慟何極禮記云朋友之墓有宿草則不哭嗚呼子厚卿真死矣終
我此生無相見矣何人不達使君終否何人不老使君夫死皇
天厚土胡寧忍此知悲無益奈恨無已君之不聞余心不理含
酸執筆報復中止誓使周六子厚同於已子魂兮來思知我深
百嗚呼哀哉尚饗

重祭柳負外文

劉禹錫

嗚呼自君之沒行已八月每一念至忽忽猶疑今以喪來使我
臨哭安知世上真有此事既不可贖翻哀獨生嗚呼出人之才
竟無施為炯炯之氣戢于一木形與人等今既如斯識與人殊
今復何託生有高名沒為眾悲異服同志異音同歎唯我之哭
非弔非傷來與君言不言成哭千哀萬恨寄以一聲唯識真者
乃相知耳庶幾倘聞乎嗚呼痛哉君有遺美其事多便桂林舊
府感激生持俾君內弟得以義勝平昔所念今則無遠旅魂克
歸佳生實主幻穉甬上故人撫之敦詩退之各展其分展即展字分扶
問切崔群字敦詩安平來賙禮成而歸其它赴告咸復于素一
歸愈字退之也以誠告君儻聞乎嗚呼痛哉君為已矣余為苟生何以言別長

號數聲冀乎畏日展我哀誠嗚呼痛哉尚饗

為鄂州李大夫祭柳貞外文

劉禹錫

嗚呼至人以在生為傳舍

傳音轉驛也

以軒冕為儻來達於理者未

嘗惑此昔余與君諭之詳熟孔氏四科罕能相備惟公特立秀

出幾於全器才之何豐運之何否大川未濟乃失巨艦長途始

半而喪良驥縉紳之倫孰不墮淚昔者與君交臂相傳一言一

笑未始有極馳聲日下驚名天衢射策差池高科齊驅攜手書

殿分曹藍曲心志諧同追歡相續或秋月街觴或春日馳轂旬

服載朞同升憲府察視之列斯焉接武君遷外郎予侍內闈出

處雖間音塵不虧勢慶時移遭離多故中復賜環上京良遇曾

不踰月君又耶路遠持都符柳水之壻居西行道疲人歌

來夏口忽復三年離索則又音貺屢傳篋盈草隸架南文篇鍾

索繼羨班楊羞肩

鍾隸索靖善書班固楊雄善文

賈誼賦鵬屈原問天自古有

死奚論後先痛君未老美志莫宣遭回世路奄忽下泉嗚呼哀

哉令妻蚤謝揮子四歲天喪斯文而君永逝翩翩丹旌來自遐

裔聞君旅襯既及岳陽出門一勸貫裂妻賜執紼禮乖出疆路

阻故人奠觴莫克親舉馳神假夢其獲悟語平生密懷願君遣

吐遺孤之才與不才敢同已子之相許嗚呼哀哉尚饗

祭柳侯文

曹輔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十有一月癸巳朔十二日甲辰朝奉郎

權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飛騎尉借紫曹輔謹以清酌時羞之奠敬祭于柳侯子厚靈文之祀惟三元之默運兮初渾淪而網緼惟萬生之並驚兮悉坏陶乎一鈞物有小大之不齊兮人亦智愚之莫倫何夫子之毓質兮獨爽邁秀發而不群其學也囊括今古而該百氏兮或參之駁雜而取之粹純若大田之擊斂兮莫知其千倉與萬困其文也若秋濤之鼓雷風兮洶湧澎湃而無垠若八駿之騁通衢兮王良執策而造父挾輪老韓駭汗以縮手兮翔湜喪氣而噤脣韓愈李翱皇甫是夫何天命之不昇兮宜遇蹇而罹屯三湘一斥之十年兮悵遠符之再分意冥冥以即夜兮志鬱鬱而不伸彼高爵厚

祿以夸耀於一時之人兮皆泯沒而無聞惟夫子之名不可以既兮愈遠而彌新柳江演漾以清泚兮鵝山竒秀而嶙峋惟夫子血食於此千祀兮民至今而懷仁余幼服夫子之遺言兮不足以追逸軌而襲游塵刺嶺嶠之荒服兮吊蒼梧之愁雲奠桂酒之旨潔兮薦蘭肴之苾芬物雖至薄兮吾誠甚勤嗚呼其來享兮靈文尚饗

祭柳侯文

黃翰

世傳不朽文學辭章惟公之文駕韓躡張韓愈張籍雄深雅健實比子長司馬遷民思無斁政事循良惟公之政祖龔述黃龔遂黃霸深仁遺愛實比甘棠孔門四科達者升堂公兼得之光于有唐天

才俊備議論慨慷交口薦譽名聲益彰要路立登臺省翱翔擢
列御史拜尚書郎時將大用器博難量譬如八駿奔逸康莊追
風掣電萬里騰驤亦如利器鏘鏘千將直視無前其鋒孰當不
慎交友玷于常王常執誼王叔文群飛刺天讒口如簧一斥不復困于
三湘譬如鸞鳳不巢高岡棲之枳棘六翮摧傷亦如巧匠睥睨
觀旁縮手袖間善刀以藏一麾出守惠比南方龍城雖遠龍城柳州
也毋敢怠荒動以禮法率由典常公無負租私有積倉居處有
屋濟川有航黃柑綠柳至今滿鄉修夫子廟次治域隍農歌于
野士歌于庠孝弟怡怡弦誦洋洋生能澤氏死且不亡春秋享
祀旱潦祈禳四百餘年血食不忘翰幼學公文久服餘芳遺風

善政凜若冰霜目想英靈如在其傍桂酒清旨肴饌雜香拜獻
蕪詞公其來饗

祭柳侯文

許尹

惟先生德厚而位不稱仁深而年不長欽此大惠施于一方終
焉廟食如古桐鄉前漢循吏朱邑死屬其子曰我故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桐鄉桐鄉民立祠祀祭至今不絕
雖去此幾於千祀而至今猶有耿光尹以不才嗣守封疆顧
取法於何有賴先生之循良莅事之始奠酒一觴神兮歸來鑒
茲不忘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汪藻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為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

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爲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南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先生爲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翦雜榛蕪雜他計切搜奇選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沼沚爲臺榭目曰愚谿而刻八愚詩於谿石之上其謂之鈞鋸潭西小立小石潭者循愚谿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岩袁家渴渴音渴無江百家瀨者沂瀟水而上也皆在愚谿數里間爲先生杖履

徜徉之地唯黃谿爲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豈先生好音如謝安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耶數所角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谿鈞鋸潭南澗朝陽巖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谿則爲峒獠侵耕嶮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寺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襄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末而至於劉向楊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

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

徒燕音煙燕公張說許公蘇題固不為無人而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

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

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

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未

反為時君所省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於時可深

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為後世所慕

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瓌奇絕特者皆居零陵時

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人祠先生於學於愚

谿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

之者余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

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其月日新安汪藻記

舊本柳文後序

穆脩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為

勝而號專雄訝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

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

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備製述如經能卒然登唐德於盛漢之表

潘云萃會沒切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

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

至所缺墜亡乎失句獨於集家為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

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
或他書不暇持獨帶韓以自隨賈潘本作齊牋西切幸會人所寶有就假
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蹈二紀外文始幾定久惟柳之道疑其未
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
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為八九大編變州前序其首以卷
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歟書字甚樸不類今跡蓋往
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一廢字由其
陳故彌滅音磨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真耳因按其舊錄為
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上嗚呼天厚予嗜多矣
始而饜我以韓既而餒我以柳謂天不吾厚不誣也哉世之學

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賤立言之感恰二先生而不
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天聖九年秋九月河南穆脩伯長
後叙

四明新本柳文後序

海晦

學古文必自韓柳始兩家文字剝落柳為尤甚國初文章承唐
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至天聖間穆脩鄭條之徒唱之歐陽文
忠尹師魯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韓柳韓文屢經名士手
須余又為讎勘頗完悉唯柳文簡古雅奧不易刊削年大來試
為細繹兩閱歲然後畢見凡四本大字四十五卷所傳最遠初
出穆脩家云是劉夢得本小字三十三卷元符間京師開行顛

倒章什補易句讀訛正相半曰曾丞相家本篇數不多於二本
而有邢郎中楊常侍二行狀冬日可愛平權衡二賦共四首有
其目而亡其文曰晏元獻家本次序多與諸家不同無非國語
四本中晏本最爲精密柳文出自穆家又是劉連州舊物今以
四十五卷本爲正而以諸本所餘作外集參考互證用私意補
其闕如皇室生宜加黃字馮翊王公宜去王字緊當作擊翊當
作犴鮑勛當作鮑信改規當作段規亦瘡宜爲瘡瘡狼倖宜爲
狼倖吳武陵初貶永州貞符中宜如唐書去量移字韓晞時猶
未死答元饒州書中宜於韓宣英上去亡友字以唐書孝友傳
校復讎議以楚詞天問校天對以左傳國語校非國語以唐宋

類書唐人感表校天論等篇其見於唐書者悉改從宋景文此
湧乙是正二千處而羸又整華京兆請復尊號表增入請聽政
第二表賀皇太子牋省試慶雲圖詩總六百七十四篇鋟木流
行購逸拾遺猶俟後日政和四年十二月望胥山沈晦序

柳州舊本柳文後序

李禔

柳侯字子厚實唐巨儒文章光豔爲萬世法是猶景星慶雲之
在天無不歛而仰之粵惟柳州乃侯舊治其如生爲利澤歿爲
福壽以遺此土之民者可謂博厚無窮然自唐迄今垂四百年
此邦寂未有以侯文刊而爲集者殆非歛侯英靈而慰侯惠愛
觀其顰笑降鑒而廟食于柳人也紹興載歲殿院常公子正被

命守邦至謁祠下退而訪侯遺文則茫然無有獨得石刻三四
存於州治自餘雖詩章記事所以藻飾柳邦者亦蔑如爾又安
得所謂全文備集者哉因喟歎久之出舊所藏及旁搜善本手
自校正俾鳩良工創刊此集其編次首尾門類後先文理差舛
字畫訛謬無不畢理且委僚屬助成其事未克就促召公對眷
春相囑焉禔雖不才實獲躡蹤繼軌於公之後塵而喜公樂善
之心付託之語乃督餘工助成一簣豈惟不墜侯之儒文抑亦
成公之雅志焉紹興四年三月初一日右朝奉郎特差權發遣
柳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金魚袋李禔序

柳文年

後序

文安禮

曾論文者或謂文章以氣為主或謂文窮而益工先生
亦曰凡爲文以神志爲主又云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
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先生自妙齡秀發連中興科繼
登臺省旋遭斥逐故予以先生文集典唐史叅攷爲時年譜庶
可知其出處與夫作文之歲月得以究其辭力之如何也
紹興五年六月甲子知柳州軍州事路國文安禮序

原本校正註釋唐柳先生文集附錄終



